

回首

夏日的闽南海湾,阳光洒在海面上,仿佛洒下一把碎金,耀眼夺目。阵阵海风拂面,送来凉爽,也带着我的思绪飘向过去。

以前住的老厝离海很近,潮起潮落对我来说不是新鲜事。记忆里每到潮落时,离家不远的浅滩上总能见到海藻、沙蚕和螺贝,不时还能遇见四处爬行的螃蟹、小螃蟹。但印象中最显眼的是我母亲背着鱼篓“下江”的身影。

下江,是闽南人对赶海的一种俗称。小时候我曾好奇为何称海为“江”?问了母亲才知在闽南沿海地区,人们习惯将内海称作“内江”,外海称作“外江”,久而久之便把去海边采集海鲜这件事叫作“下江”。

靠山吃山,靠海吃海。从小生活在海边的母亲年少时就常跟着外婆“下江”,母女俩也是村里有名的“下江”能手。多年练就的娴熟技能让母亲每次“下江”都能有所收获。老家附近那片海滩,哪处沙地软,哪里有稀泥洼,何处得注意暗礁,她都了如指掌。

在物资匮乏的年代,母亲为了让家里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们吃得饱,每天不仅得下地耕作,还要根据潮汐情况去“下江”。除了给孩子们补营养,她更多时候是将捡到的海货带去市场售卖换钱。印象中,儿时的我常能看见母亲对着日历喃喃自语:“初一十五水涨午,初八廿四早涨暗涨……”长大后方知那是她在计算海水涨退潮的时间,为“下江”做准备。

“下江”不是一件轻松的活。早年间,老人家“下江”大多是打赤脚,而海边不少礁石上都附着贝壳、海藻,踩上去一不留神就会滑倒或被刮伤,每迈进一步都需十分谨慎。“下江”寻海货耗时很长,肚子饿了只能吃些自备的干粮,就像我母亲总会提前在鱼篓里装两块地瓜,饿了便坐在礁石上,就着

下江

□林长华

海风啃几口,这也是她最常吃的“工作餐”。她就这样用自己的双手,从汹涌的海浪里“讨”生活,那些带着海腥味的收获,换来我们碗里的米、身上的衣,也撑起了一家人的安稳生活。

“下江”曾是老一辈人补贴家用、解决温饱的方式,后来才渐渐变成一种消遣的休闲活动。近年来,每到盛夏时节的傍晚,老家附近的海边常能看见大人带着孩子,手拎着塑料桶去“下江”。孩子们光着脚丫在浅滩上寻找心仪的贝壳、海螺,大人们则在一旁教他们辨认螃蟹的踪迹。如果有“下江”经验的老人路过,多半会像我母亲一样驻足停留,顺便告诉孩子们哪里能挖海蛎或找到蛏子,也提醒他们小心脚下的礁石,当心别摔跤。



(CFP图)

现在人们“下江”对收获多寡不那么在意了,更多的是感受与大海亲近的惬意。那片熟悉的海滩,依旧承载着生活的气息,只是少了往日的奔波,多了些轻松的笑容。



人生会面临不同际遇,云卷云舒、花开花落,最重要的是以平常心去面对,独立思考,内修而外行。

传承弘扬、创新发展“晋江经验”

晚事如烟 泉因有你

我与泉州晚报的故事征文

泉州晚报社 晋江文旅集团

投稿邮箱:qwzy@qzwb.com (邮件主题请注明“我与泉州晚报的故事征文”)

与君同行,幸得指引

□吴晓川

与泉州晚报结缘,仿佛是一场早已注定的浪漫邂逅。在泉州这座充满烟火气与历史韵味的城市里,泉州晚报就像一位知心老友,陪伴我走过了无数个日日夜夜,见证着我的成长,也承载着我与这座城市

的深厚情感。执笔伊始的岁月总带着青涩,常常梦想有朝一日自己的文字也能出现在报刊上。于是努力写作,悄悄投稿,又屡屡碰壁,却从未放弃。记得中学时某个夏日的午后,我擦着墨香未散的泉州晚报在凤凰木下痴笑——在副刊的角落里出现我的一首小诗《老师的眼镜》。我绕着操场整整走了三圈,把自己的大名与“泉州晚报”并排铅印的“奇迹”确认了几十遍。这豆腐块大小的文字被认可,恰似东西檐角的风铃,摇醒了少年心中的文学梦。

从此,一发而不可收,不断地学习、积累,将自己对生活的感悟、对故土的爱都倾注在文字里。泉州晚报副刊是我钟爱的文学园地,这里不仅能读到泉州本土作家的优秀作品,汲取创作灵感,更有幸得到许多编辑老师的耐心指导,也多次将拙作变成副刊园地里的花草。从诗歌到散文诗,再到散文、随笔和评论,每一篇作品的诞生,都包含着我对这座古城的深情,也离不开泉州晚报的支持与鼓励。那次为了准备“桃源情怀赋泉州”诗朗诵会,我参加了报社组织的采风,一踏入聚龙小镇,满眼皆是葱郁绿意,湖水如镜,捕捉孩童嬉笑的纯真瞬间,将小镇的美好与温情融入点滴的诗中,终于写出称心之作。

在参与报社组织的各类征文活动中,我都尽量用细腻的笔触描绘出泉州的历史和变迁。还记得,那年诗歌《遵义往事》在董酒杯“山与海的情怀”诗文大赛中获奖,抵达遵义董酒厂参加颁奖会时,厂区内百年窖池氤氲着独特酒香,获奖作者代表坐在一起,听家乡村讲述董酒“百草入曲”的神秘工艺,读懂了董酒人对匠心的坚守,仿佛也找到了自己创作的方向,晚报的那份油墨香里已然沉淀下更醇厚的滋味。

后来,我又调动到宣传部门工作,泉州晚报于我而言,既是文学创作的灵感源泉,更是职责所在的重要宣传舆论阵地。每日研读报纸,已成为我的必修课。晚报上的报道能为宣传工作提供思路与借鉴,我常常与记者编辑密切交流,共同策划宣传方案;协助与报社进行深度的配合,创新合作形式。

工作中积累的宣传经验,让我在创作时更注重作品的思想性与传播力;而文学创作的敏锐感知,则让我在宣传工作中能够以更生动的方式讲好泉州故事。自己已深入古城的长街深巷,将所见所感写成散文并在晚报上陆续发表。这些作品不仅展现了泉州的底蕴与活力,也为宣传古城增添了文学色彩。

40年的岁月流转,泉州晚报始终与城市同频共振。于我而言,她早已融入我的工作与生活,既是贴心相伴的同行者,也是文学道路上的引路人。未来漫漫,期待与晚报共赴山海,在岁月的纸页上,同写刺桐古城的崭新风华。

(作者系鲤城区委宣传部四级调研员)



扫描二维码 阅读征文作品



泉州晚报创刊40周年 四十年笔墨写春秋 新时代携手再出发

食事



(CFP图)

消暑的仙草

□郭华悦

闽南有句老话:“大暑吃仙草,活如神仙不会老。”仙草,一直是受泉州本地人喜爱的草本植物,它看似普通,做出的食物却是消暑的佳品。

听家中长辈说过,旧时人们出门靠双脚,夏日白天赶路时极易中暑,有好心人便采摘了带着特殊香气的野草,晒干后熬成茶汤,摆在路边供过路人解渴。这样一碗茶汤喝下后暑气顿消,让人赶路又有了力气,大家觉得这野草实在神奇,便为它取名“仙草”。

在泉州,仙草的用途十分广泛。常见的是将它拿来泡茶饮用,止渴又去暑热。讲究些的人会把仙草干的茎叶掰掉,只将草叶放进锅里加水熬煮成汤喝。有时滤掉杂质的仙草汤,拌入一些地瓜粉搅成糊状,再放在阴凉处晾干或是塞进冰箱冷藏,也能做成滑溜溜的仙草冻。吃的时候浇一些蜂蜜水搭配,一碗入腹,暑气很快就被赶跑,感觉比冲凉还爽快。

若问仙草做的菜哪道更美味?我定会

说是“仙草鸡”。它的做法不难,只需将土鸡处理干净,剁成块后与红枣一起放进砂锅备用。接着将新鲜的仙草洗净,再加水放入锅中用小火熬煮半个小时。等草香都融进水里后过滤出汤汁,再倒入之前备料的砂锅中,接着撒一把枸杞搭配,就可以盖上锅盖,搁在灶上慢炖了。往往没过多久,鸡肉混合仙草的香气便从锅边冒出来,勾得人直咽口水。起锅前添一勺盐巴和几滴酱油调味,一锅香喷喷的“仙草鸡”就做好了。炖煮多时的鸡肉软烂脱骨,汤水甘甜可口,一锅上桌,转眼间便被一家大小抢食一空。以前如果家里有人上火了,还会被允许多吃一碗,毕竟“仙草鸡”还有“退火”的妙用。

仙草也常与盛夏的时令水果“撞个满怀”。过去一到采摘季,我家门前的荔枝树下就格外热闹,孩子们踮脚够枝头的红果子,大人们则爬上竹梯采高处的荔枝。母亲习惯把刚摘的荔枝先泡在井水降温,等一两个钟头再捞出就变得凉丝丝的。这些

荔枝剥壳后与仙草冻搭配同食,冰凉又爽口。这样的吃法还能让人胃口大开,无形中缓解了夏季脾胃的疲惫状态。

大暑的水果摊上,凤梨也是“主角”。这种被闽南人叫作“旺来”的水果,光听名字就讨喜。黄澄澄的凤梨一切开,果香便扑鼻而来,光闻着味就让人食指大动。记得小时候家里吃“旺来”,长辈们会说是图一个“福气满满”的好寓意,我则不在意这些,一心只想把凤梨块泡进仙草汤里拌着吃,有时吃完才会应和一下大人的话,说是把“旺来”的喜悦和仙草的清凉一并“吃”进肚子里。

如今,仙草冻随时可以买到,但我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。想来是少了亲手处理仙草干的耐心,少了等仙草冻慢慢凝结的期待,也少了和家人围着灶台等仙草鸡出锅的热闹。或许是觉得买来的仙草冻不合胃口,我时还会学着长辈的样子熬一锅仙草汤,用它来煮汤或调饮,每每闻着那抹熟悉的味道,才觉得盛夏的滋味没走样。

四季



七月稻香浓

□高峰

七月下旬,闽南的稻子黄了。起初是田畴深处先洒出些淡黄,不过三五日,这抹黄又会迅速晕染开,就连田埂边的草芒都被涂上一层淡淡的金色,拂过的热风也裹挟着一缕稻穗的清香。

清晨稻田里的稻穗沉甸甸地低着头,时而风起,稻浪一层叠着一层往远处推,簌簌的声响里混着几声白鹭的啼叫,好似大地在轻声哼唱一首温柔的晨曲。趁日头还没完全升起,乡亲们赶紧下田忙活。他们把草帽往头上一扣,挽起裤管,赤脚踩进软泥中,不时发出“咕叽咕叽”的响声。大家手里的镰刀在日头下闪着银光,割稻时嚓嚓作响,听起来利落得很。不过一眨眼的工夫,稻束便被捆扎整齐,一排排码在田埂边,金黄饱满的稻穗相互依偎着,犹如铺开一张巨大的金色席子。

打谷场在村头的老榕树下,早几日就

撒了土,泼了水,用石碾子碾得平平整整。新割下的稻子铺满一地,被午后热辣的阳光晒着,几台打谷机不停运转,粗犷的声响震得老榕树的气根都跟着发颤。附近的孩子们被这动静引来,他们揣着一兜子咸橄榄,边吃边看热闹。大人们有的麻利地抱起一捆捆稻束塞进打谷机里,有的拿着竹耙子,不断翻动地上铺晒的谷粒。一股新稻的清香混着泥土腥气,裹着阳光的灼热,在空气里蒸腾弥漫。这气味是闽南盛夏独有的,浓得化不开,直往人肺腑里钻。

暮色四合,打谷机的轰鸣声才悠悠地歇了,余音在空中打了几个转,又被渐浓的暮色揉碎。乡亲们收起镰刀,背着竹筐,沿田埂往家走,有的人随手把草帽往地上一推,任由晚风吹干湿漉漉的额头。村口的老井边又围满了人,木桶“咣当”一声砸进井里,提上来后掬一把井水洗脸,瞬

间就驱散了浑身的燥热,连带着疲惫都淡了几分。

还没走到家门口,就能闻到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米香,仔细闻,还能嗅到海鲜的味道。不用猜,灶台上的大锅里定是新米熬的咸粥,趁热舀一碗,米粥稠得能挂住勺。粥里的花生仁粉糯香甜,虾米、蚝干的鲜气裹着米香,一勺入口,烫得人直哈气,却舍不得停。米香混着鲜味在嘴里横冲直撞,随后又落进胃里,一天的疲惫随即也被这碗粥熨帖平了。

晚风吹过晒得发烫的打谷场,带着稻壳的碎屑,掠过檐角,装着新米的布袋鼓囊囊立在墙角,灶间的粥香还没散尽,明天太阳升起,田埂上又会响起镰刀声。闽南乡村的炎夏,热得常把人蒸出一身汗,可这里的日子又是那么的美好,总让人觉得踏实又有盼头。



(CFP图)

古人盛夏说“苦热”

●万瓦鳞鳞若火龙,日车不动汗珠融。

——宋·陆游《苦热》

释义:屋顶的瓦片反射阳光,好像火龙飞舞,太阳把汗水逼出来,转眼又将之晒干。

●赤日满天地,火云成山岳。草木尽焦卷,川泽皆竭涸。

——唐·王维《杂曲歌辞·苦热行》

释义:烈日当空,被烧热的云团堆积如山峰。草木也被晒得枯焦卷曲,就连连河流湖泊都快干涸了。

●永日不可暮,炎蒸毒我肠。

——唐·杜甫《夏夜叹》

释义:夏日的白昼漫长,让人感觉仿佛等不到夜晚,此时的暑热熏蒸得人心如汤煮。

●清风无力屠得热,落日着翅飞上山。

——宋·王令《暑旱苦热》

释义:清风无力驱散暑热,夏天的太阳好像长了翅膀一样“飞”到了高山上。

天伦



父爱“盲盒”

□周落诗

近年来,各种盲盒在市场上层出不穷,其“未知藏惊喜,期待生魅力”的属性让人趋之若鹜。可我不为之心动,只因早已拥有了无比珍贵的父爱“盲盒”,当中藏着的那款深情,远比任何商品都动人。

小时候的我偏爱夏天,不为蝉鸣与星空,只为父亲回家时提回的那袋礼物。他总像变戏法似的,从洗得发白的帆布包里掏出各种美食,有时是甜甜多汁的西瓜、冰爽解暑的绿豆沙,有时是不同口味的冰淇淋。仿佛因为父亲带回的这些零食“盲盒”,记忆里暑气熏蒸的夏日,也显得不那么难熬。

久而久之,我还练就一副“顺风耳”。无论是父亲摩托车碾过石子路发出的突突声,还是后来他驾驶汽车碾过路面响起的沙沙声,我都能分辨出来。每次这些声音刚从巷口飘来,哪怕再远,我都会立马跑到门口,伸长脖子张望,心里猜想父亲又带回什么好吃的。那份急切又雀跃的心情,也恰似拆盲盒时的期待。

后来,我出外地念大学,父亲回老家承包了柑果园,那时一到果实成熟时,成堆的快递单里总有一张地址指向我的学校。每次收到包裹,打开后就能看见一个个硕大饱满的果子,你爸好用心啊,这一看就是精挑细选的好果。”听了这话,我想起暑假回家时,听母亲说起父亲每次为我寄快递前,都待在果园里忙到日头西斜,他总会把个大饱满的果子一一挑出来,再仔细将它们装箱打包。母亲劝说别这么折腾,父亲却执拗地说:“给女儿寄的果子,当然要挑最好的。”那些被挑出的次果,父亲要么留下自己吃,要么低价处理,却从未放进寄给我的箱子里。

我上大三年那,父亲攒了些钱,开始翻新老屋。有天打电话回去听说房间都装修好了,我提出想看看自己房间的变化,父亲却故意卖起关子,说看照片张望,心里猜想父亲又带回什么好吃的。那份急切又雀跃的心情,也恰似拆盲盒时的期待。

那次期末考试一结束,我立马拖着行李往家赶,一进屋就直奔三楼的房间。推开门,映入眼帘的是一张新的大床,床头整齐摆着我收藏多年的公仔,窗台前还添了一张宽大的新书桌。我这才想起之前通话时曾抱怨旧书桌太小,没想到父亲竟悄悄记在心里,还自己亲手做了一张。新书桌足够宽敞,放上笔记本电脑再摊开十多本书也绰绰有余,父亲还特地又在桌面右上角凿了一个凹槽,正好能稳稳卡住我的保温杯,方便又实用。后来的日子里,我常在这伏案写作,一篇篇带着温度的作品,就这样从这里“起飞”,飞向更远的地方。

从小到大,父亲很少对我说过“爸爸爱你”,却从不吝啬用行动表达爱意,那些情意被他藏进一个个细节里,有夏日里的美味零食,有快递箱里的饱满果实,还有书桌上恰到好处地凹槽。其实它总会让我像拆盲盒般收获惊喜,也能从中感受到一份深沉又绵长的父爱。